

中央宣傳部叢書



# 民主與獨裁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 目錄

引言

政治建設

容忍獨裁便是容忍亡國

民主政治之本質

獨裁政治下的思想之沒落

獨裁政治與民主運動

中國政治及其改革

民主政治與統一國家

褚民誼

中華日報社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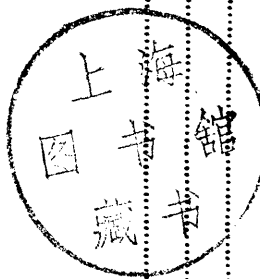
劉重道

曾芝生

甯禮

曾寒冰

劉重道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5869B

087241

# 引言

中國要掃除封建的政治制度和意識，使成爲一個前進的國家，民主政治是必經的道路。所以中國國民黨過去的革命運動，也在求中國之民主政治。總理在自傳革命主義內說：

「予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故予之民權主義，乃第一決定爲民主。」

民主思想的傳佈，以及民主制度的實行，是改造中國社會政治的唯一對策。自從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差不多已成爲全國人民一致的熱烈的企求。可是民國十三年以前，民主制度受了軍閥的打擊，沒有實現，因此國民黨改組，革命軍北伐。北伐成功以後，直到現在，雖表面上按照建國大綱，已由軍政而訓政，然而被蔣介石獨夫所把持，以黨治國變成獨夫治國，黨部變成獨夫的衙門，訓政變成獨裁的幌子。獨裁政治抬了頭，以黨治國已無從實現；民主政治更不

用說了。蔣介石把法西斯來辦黨，不特使國民黨變了質，三民主義也曲解了。

所以，現在要貫徹國民黨的主張，要實行三民主義的遺教，要建立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要建立爲民謀利的民主政治；就得先團結一切民主主義的力量。和平運動進展到組織政府的時候，建設真正民主集權制度，使政治可以有力；民族獲得獨立自由；民權平等運用；民生社會得以安定，循序漸進，建設一個前進而強盛的國家。

在和平建國的偉業進展中，一方面固然要以國民黨爲中心，根據三民主義遺教，樹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他方面更要揭破共產黨潛竊民主口號的陰謀，撲滅民主政治障礙的蔣介石軍事獨裁，能如此；適合國民需要的民主，方可確立；和平建國的偉業，方可完成。

# 政治建設

褚民誼

『和平』，『反共』，『建國』；這是和平運動的中心工作，所謂『和平』，『反共』是和平運動的方式，『建國』才是和平運動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建設一個和平的國家和非共產主義的國家。但是有人以為努力和與反共是已盡了責任，實際是不夠的，因為和平只是建國的必由途徑，反共只是掃除建國的障礙。拿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做例子；辛亥革命之前，大家很努力於推翻滿清政府，拚命的完成了辛亥革命，以為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沒有注意到我們該建立一個怎樣的民主國家。因之民初的國是依舊很糟，總理眼看着悲傷心痛，提出『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格言，更以國民革命為工作的目標，因之有十三年之本黨改組和民十五年的出師北伐，國家有了一個新的生命，民族革命到得了一個新的階級。直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擯出了陰謀險惡，不知祖國的共產黨以後，大家又以為革命成功了，一般同志把目光轉移到

做官，爭權，奪利，營私上去，表面上有了一個新的政府，實際上沒有新的性質的國家。以黨治國變了獨夫治國，黨部變了獨夫的衙門，獨裁政治抬了頭，民主政治依舊沒有實現。本黨汪主席繼承了總理遺志，雖然用盡了種種方法，一面喚起同志和國人的覺醒，一面設法使獨夫政策有所改變並糾正他的錯誤。但是獨夫沒有國是，只有私利；今日可以反共剿匪，明日可以聯共稱尊，結果把國事當兒戲，釀成了這一次空前的戰禍。現在和平運動已開展到全國，獨夫的『儉和』，『玩和』已爲全國人民所厭惡，和平運動的成功雖然已無疑義，但是我們如果把政治建設忽略，把政治建設的內容不注意，那就會踏過去歷史的覆轍，建國就會不能成功，這樣，和平運動的勢力也就付諸東流了。

那末，我們應如何建國呢？我們應如何注意建國的內容呢？

我們說過，和平運動的成功只是建國的前提，不和平就不能建國。建國的內容我們可分爲四：（一）政治建設，（二）經濟建設，（三）實業建設，（四）國防建設。政治建設是要奠定行政的基礎，經濟建設是要奠定社會的基礎

，實業建設是要解決民生問題，而國防建設乃是解決民族的生存和東亞永久和平以至全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是政治建設。

第一，我們要注意到建國的原則是要實現民主主義，換句話說，是要實現民主政治。民國成立已二十八年，爲什麼還要談這問題，因爲顧名思義，中華民國應該是十足道地的民主的；但是二十八年的民國只是形式而不是實質。辛亥革命些滿清推倒了，但是有袁世凱的專制政權出現，民主政治無法開展。袁世凱的專制政權推倒了，有北洋軍伐的割據局面出現，表現着封建殘餘勢力的存在，議會等於虛設，行政官只是軍閥的附庸。從民國五年直到民國十五年，國內始終在軍閥火併的狀態之下，民主政治不但無由開展，簡直可以說是談不到。不過這十年來軍閥的火併有了一個結果，這結果就是由於民族的覺醒，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國民革命艱育成功，終於把封建殘餘的軍閥政治推倒了。軍閥政治打倒之後，國民政府奠都於南京；論理民主政治該實現了。因爲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爲骨幹的，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中心思想是民主

，而 總理所手訂的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以及全部遺教無一非民主思想爲出發點。但是國民政府奠都以後，首先所遭遇的是共產黨的陰謀被發覺，不得不從事於清黨。其次所遭遇的是蔣介石獨裁政治的抬頭，內戰就隨着而發生，這時的內戰，我們可分爲三方面，其一是爲民主政治而奮鬥，其二是異已勢力的壓倒和排除；其三是共產黨的搗亂。這些情形雖然和軍閥火併不同，而打擊民主革命，使民主政治無由實施，顯然是令人痛心的事。實則史太林和蔣介石是同樣的要實現獨裁政治的，所不同的，前者是以無產階級爲幌子而以共產黨做招牌；後者以是建國大綱程序中的訓政爲幌子而以國民黨做招牌。這二個獨裁主義者始終不能相容，其所以常常「神離」而「貌合」，就因爲各自要達到其目的的一種過程罷了。所以，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要打倒獨裁，打倒獨裁，尤必須反共。史太林在歐洲的假民主的西洋鏡已經是拆穿了，蔣介石的訓政——獨裁者的變相——的西洋鏡也拆穿了，不過史太林的西洋鏡尙沒有把俄國糟。而蔣介石的西洋鏡確把自己的國家遭遇着滅亡的危險和禍患。因之我們



主張和平，主張反共，盡爲了實現民主政治，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起見，不能不把建國的障礙掃除，才後國家可以確立，民族可以永久的生存。

其次，我們要注意到建國的原則是要『以黨建國』。中國國民黨所負的使命是完成國民革命和以黨建國。以黨建國有三個程序，第一是軍政時期，第二是訓政時期，第三是憲政時期。軍政時期是掃除建國的革命的障礙，訓政時期是訓練人民行使五權，憲政時期是還政於民，然後所謂『以黨治國』的目的可達。但是以黨建國的原意是以黨的力量來從事建國，並不是以黨來包辦建國事業；以黨治國是以黨義即三民主義來治國，並不是一黨專政，更不是以黨人來治國。上面說過，國民黨人以往在每一次革命到了某一階段時，都存了做官思想，做官之後又走入了爭權奪利的路上去，這些現象不但在黨外的人看來只是黨人治國，或是黨人專政而已，在實際上看來那不但削弱革命的力量，而且妨礙主義實現。黨的力量削弱了，主義的實現過程受了挫折，那如何能運用一切黨外的力量來建國呢？至於蔣介石更歪曲本黨的主義和建國程序，把軍事作

私人權力的基礎，把訓政當獨裁的好機會，『憲政』二字更沒有在他眼裏。如此，蔣介石歪曲的作爲，決不能認爲國民黨的罪過，因爲黨的真實意義並不爲人所反對，僅是一部份黨人的弄糟罷了。所以我們從事於和平運動，不但要挽救國家於存亡危急之秋，且要積極使我民族永久生存於世界，建設真正民主政治，實現三民主義的真諦。我們以此爲出發點，乃有初步的復黨行動，在汪主席正確領導之下，鞏固黨的基础，並聯合各黨各派的力量，完成建國的使命。

這裏，我們須特別指出，今後的政治建設應致力於憲政的實施。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的解放與國家的自由與平等，國民黨全部奮鬥的歷史在求憲政之實施，唯憲政之實現才後民族國家得趨於強盛。建國大綱所定的三個程序是連帶性與整個性的，任何政策不能把牠分割的，如果把牠分割來看，或是分割來作爲政治設施的出發點，那就陷於絕大的錯誤。蔣介石拿軍政時期來當爲支配政治的工具，是失去了軍政時期掃除革命障礙的真實意義，拿訓政時期來當

治爲獨裁政的工具，是失去了訓政時期使人民了解參加政治的真實意義，結果，反革命勢力不但在軍政時期已抬了頭，而自奠都南京以後，人民始終無置喙於政治的頗地。十幾年來，每次內政問題糾紛與鬥爭：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完全在反對軍事力量支配政治，政治力量支援個人的過程之中。但是蔣介石一面實行獨裁，一面却把籌備憲政，結束訓政來騙人，所謂國民會議，在戰前似乎又具體的籌備國民大會；這些會議都是得不到甚麼結果，只是玩把戲來籠絡，等到人家入了彀，然後打倒人家，消滅人家。所以我們看到這些事實，使人萬分痛心，他何嘗籌備憲政，他心中毫未有憲政思想，更沒有容許憲政的可能。一個對外問題發生時，他就把『憲政』『民主』來使真正民主勢力無用武之地，一個對內問題發生的時候，他就把軍政訓政二名詞來壓制，十餘年來始終在軍政訓政二個時期交替地把口號用着，戰後的國民參政會更可以看出『掛羊頭，賣狗肉』的事實。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如下的一段：

「本屆大會檢討國民參政會成立以來之結果，彌覺有名無實，蓋個人獨裁變本加厲，中央同志已無討論之自由，國民參政會形同虛設，亦固其所，且即以國民參政會之職權而論，亦未能舉參與大計之實，本屆大會特鄭重宣布，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政治之最高領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中全國人才之效，並鄭重宣布，除共產黨外，凡屬人民，皆當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負擔收拾時局之責任，而尤切要者，則戰事既息，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已無延期之必要，務於最短期間使全國和平得以實現，國民大會得以召集，憲法得以制定頒佈，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階級。」

上面這段話，可知本黨對於憲政的重視，更可知建國大綱的三個程序實以憲政時期爲重要。所以我們要集合一切民主主義的力量，除了共產黨及一建獨裁主義者之外而來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際此國家存亡危急之秋，我們固不應

把建國程序忽略，而要緊握着建國程序的中心問題，而況現在集中全國志士，爭取民族國家生存的時候，要在『大禍』之中爭取『幸福』的時候，只有排除一切專制獨裁的任何政治方式，和平才得實現，國家才得統一，也只有真正民主的和平統一才能使民族生存於永久。

再次，我們要注意到實現民主政治就要實行民主集權。本黨憲政之目的在實現民主政治，所以有『還政於民』的政綱。但是民主政治的方式，必須採用集權制度才能使獨裁政治根本消滅和代議士制度的弊病得以消除。現代國家有二種現象，第一是政治能支配軍事，如英法美等國不但國強而且能支持世界和平。第二是軍事支配政治如德意等國雖然也是相當的強盛，但因在獨裁政治之下，所以破壞了世界的和平，激盪着世界戰爭的波浪。至於蘇俄，更當然是天字第一號的獨裁者這獨裁者，惟恐天下不亂，但軍事力量確在黨的支配之下，蔣介石呢？則以軍事獨裁支配了黨和政治，我們知道，唯和平是理智的行動，而獨裁是瘋狂的行動，在一切落後的我國，在一切基礎沒有穩固的時候，我們

能不以理智而瘋狂嗎？一個強盛國家瘋狂行動是侵略，一個弱小國家的瘋狂行動只有死，只有滅亡，我們還記得從前汪主席在『權與能』一文裏，曾經引用總理權能的例子闡明原理，其大意，政治動向的決定是由於黨和政府，軍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而軍是代表人民的，所以黨和政府是『權』，而軍事只是能力的一部份，如果政治能支配軍事，尤如開汽車者不遵坐汽車者所命的方向一樣，結果必然是不能達到原有的目的。所以我們要做到總理的遺教，使政治強於軍事，不使政治軍事的因果倒置而做到真正的民主，那就不能不運用民主集權制度，然後政治可以有力量，行政效率得以增加，社會民生得以安定。

上面所說只是簡單的說明，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以民主集權來消滅一切以軍事獨裁為中心的歪曲辦法。此外，我們要簡單的說明民主集權並不和法西斯一樣。現在有些人固然反對共產主義，但差解反對共產必得服膺法西斯，這尤如『飲鳩止渴』。更有些人以為法西斯精神是值得欽佩的，如果把法西斯精神溶之民主集權制度內，政治效能定然是增加的，這尤如蔣介石把法西斯組織來

作爲國民黨的中心，其結果，人民厭惡法西斯因而也厭惡國民黨，只知藍衣社的力量而不知有國民黨的力量。蔣介石把法西斯來辦黨是獨裁政治出現的方式，不但使國民黨變了質，甚至把三民主義也曲解了。法西斯是獨裁的，民主集權是基於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今後政治建設，當然不能再使國民黨和三民主義變了質。至於共產黨的精神，也何嘗不能使人欽佩，只是牠既不與三民主義相容，又不與民主政治相合，所以反共不單是反共產主義，且是反獨裁的法西斯與共產既同爲獨裁，如何得與民主集權相提並論。再則，法西斯崇尚武力，三民主義是基於中國的民族性，崇尚和平；法西斯是偏狹的國家主義，而三民主義不但要獲致東亞和平與世界和平，進而要現世界大同。所以，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治，更不同於共產主義的假民主政治，自與法西斯很大的區別；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特別認識的了。

依哲學的原理，人類是政治的動物。政治設施必須根據每個國家的民族性和社會組織的基層特點，基此產生政治制度。三民主義有獨特的哲學基礎和社

會基礎，一切不合於中國民族精神的制度，決不能適切於實際的需要；近年來，許多人把各種制度或是各種主義的精神，搬到中國來用過，但是大都歸於失敗，不但失敗而且更糟；這就是沒有認識三民主義的真實性。總理大亞細亞主義，就是根據三民主義的原理來發揚中國民族的偉大的和平思想和東方道義的精神。和平運動是基於總理遺育的一個劃時代的運動，尤其是中日和平以後的分担世界和平的責任與合作；我們必須致力於政治建設，適應這偉大的時代的潮流，奠定民族萬世之基，永垂東亞和平不朽之偉業。



## 容忍獨裁便是容忍亡國

三年以前，聽見有人這樣說過：『有了蔣，國家會糟；沒有蔣，或許會更糟』。這句話可以代表不少人對蔣的觀念，他們不同情蔣，但是容忍蔣，只是因為他們但願不至於更糟，而苟安於糟。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一個具有自信的民族，其努力爭取者，應當不是選擇糟的程度，而是要求不糟。但願不至於更糟而苟安於糟，結果一定會弄到糟糕透頂的。三年以後的今天蔣已把國家弄到糟糕透頂了。

曹操的自贊：『國家無孤，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似乎也是替蔣說的，但蔣的才略非曹操之比，民國又非三國之比。曹操北平烏桓，蔣則喪師辱國。三國削平割據，可用武略；民國完成統一，則須用民主。不少人以鎮內亂歸功於蔣，不知軍閥割據與民衆暴動皆為獨裁的政治環境的產物，鎮壓同時是助長，至抗戰失敗，內亂乃以十倍的聲勢從潛伏走到表面。繼續鎮壓

，便只有借抗戰來消滅異己軍隊，鎮壓失效，便只有投降內亂，借重共產黨了。

現代國家，都是只有以武力與新興民主勢力結合纔能完成統一，只有繼續發展民主勢力，纔能永弭亂源。蔣以武力摧毀民主，便不能武力完成統一；蔣繼續行使武力，亂源亦隨之而繼續發展。於是鎮壓成爲經常的手段，獨裁成爲經常的體制，現代國家的生機便完全被窒息住了。

汪先生和我們，認爲北伐之役是以武力與新興民主勢力結合完成統一的階段，費過了這個階段，軍政時期即應結束，讓位給憲政運動，繼續發展民主勢力使內亂不至於再有發生；又以爲中國的落後環境，非發展經濟無以鞏固民主勢力，所以主張以生產建設求統一。但是蔣把軍政時期延長，成爲經常的軍事獨裁。經常的軍事獨裁並非蔣的威風，乃是蔣的丟臉，因爲經常的軍事獨裁的另一面，就是經常的內亂的存在。我們敢這樣說，假使沒有蔣，沒有蔣的獨裁，而代以民主政治的實施，那麼，統一的任務早就可以完成了，到了今天。我

們還要以統一爲課題，這正是因爲對歷史怠了工，而怠工的責任却是要由蔣來負的。

汪先生與蔣共事以來，凡有主張，事後都證明汪先生的準確，即以此次和平主張爲例，蔣如何囑強，也終於非採用汪先生的主張不可，不過只採用了一半。連蔣也非採用汪先生的主張不可，這是證明歷史的規律自有其嚴肅性，而只採用了一半，則終結而爲蔣的失敗。但爲什麼一直到了現在蔣仍能拿他的獨裁來打擊汪先生的主張呢？這是國人應當負責的。國人對蔣，除了但願不至於更糟而苟安於糟，因而對蔣容忍的那批人以外，還有一批人在對蔣抱着無可奈何的心理。這種無可奈何的心理是，蔣原是不對，但去動他，又怕他反，因爲他有權力。這種心理是要不得的。蔣之所以有權力，還不是因爲民衆容忍他，肯從他的緣故？要是民衆斷然捨棄了他，他還能有什麼權力呢？過去孫先生看到清廷挾持權力爲非作歹，便號召民衆起來收回這種權力。現在汪先生就是要號召民衆起來收回這種權力，使蔣不能再持以爲非作歹，妨礙和平，妨礙建國

。過。去。容。忍。蔣，是。容。忍。禍。國，現。在。再。容。忍。蔣，便。是。容。忍。亡。國。了。全。國。同。胞。啊。  
！大。家。趕。快。起。來，消。滅。蔣。的。獨。裁，展。開。民。主。運。動，和。平。纔。能。實。現，國。家。纔。能。得。  
救！

# 民主政治之本質

劉重道

極端的個人自由會變成無政府，歪曲了民主政治會變成暴民專制。中國國民黨所主張的民主政治其形式爲民主集中，（這和一黨專政絕對不同，關於此點我們已屢次爲文說明）例如對於某一法案，全國人民都可自由發表意見，都可堅持他自己的主張，運用創制或複決權以實現，他的主張，這便是民主，但這個主張經合法手續大家否決或可決了以後，這便不容再有異議，這便是集中。民主並不是團結，而且是惟有民主才可團結。

民主主義的先驅著民約論的盧騷，他首先顧及此點，所以他主張人民的總意，他說國家的主權不應在全國人民各個人的手裏而應當在人民之總體的手裏，全國人民各個人的意見不是民意，祇有人民全體的意見才是民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也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條，所謂全體便不是個人。盧騷的學說到了現在已經有許多可批評之點，但他說明於民主不是國民各個

人的主權，這一點的真理不可磨滅。約法中採用「國民全體」四字也是這個意思。

總理在他的民權主義講演中屢次說明中國人自由太多以致被人目爲一片散沙，所謂民主政治決不是各人的自由而成一片散沙，這是應當分辨清楚的。他主張民主却反對暴民專制，這從他的講演中所引證美國人的主張和法國的歷史事實便可證明。他引證美國人哈美爾頓的言論說：「哈氏以爲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了國家的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甚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爲無政府。」哈氏所說性惡的理論固不足信，但人民極端自由會成爲暴民專制到是真的。這有事實可證。「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因爲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作頭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衆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話，大家便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

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俱見民權主義第四講）所幸法國這種情形爲時不久，世界上還有行極端民主政治而亡國的，最顯著的例子是波蘭。在從前波蘭行極端的民主，議會中的代表每個人都有絕對的自由，任何議案，任何主張，若有其中一人起立說：「我反對」這個議案便不成立，這個主張便算失敗，換言之議會中倘非全體通過則任何議案不能議決，所以議會天天開會通過的議案很少，而且除非這種議案是對於每個議員私人有利便不能通過。但國家的利益常和國民各個人的利益相衝，在波蘭這種情形下，國家的利益祇有在國民各個人的私益下犧牲了！因此納稅徵兵一類的行政決不能舉辦，波蘭便如此的亡了國，這種制度直到被人瓜分以後還留着痕迹。這種誤解民主政治是如何的可怕。

誤解民主根本錯誤在以國民各個人的利益代替了國家的利益，這是久受專制壓迫下的國家易生的流弊。英國人在歷史上習於民主制度，所以暴民專制一類的情形不易發生，法國人長久呻吟於專制政制之下，他們便容易以人民個

人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們不習於運用民主政治，所以易於誤用，法人的誤用民主政治現在雖然不復存在，但是在他那極不安定的混合內閣，政黨太多而影響了國家政治的安定，仍有人民自由太多之嫌。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參衆兩院議員，各省省議員，演出許多無味的爭執，鬧出許多笑話，處處表現了他們不認識民主政治，以致誤用權利。近來各種合議制機關的迂迴都是不能澈底認識民主制度之咎。因爲這些事實與民衆以壞的觀感，致因此而使民衆厭棄民主制度本身，此實爲民主政治之罪人。總理說：「故予之民權主義乃第一決定爲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民主專制必不可行，……」（自傳一革命之主義）總之民主政治不可誤用，而暴民專制的危險有甚於暴君，「因爲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一般人若得無限制的民權，大家都去作惡，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民權主義四講）所以我們必須把民主政治。認識得清楚。

（轉載三民周刊）



# 獨裁政治下的思想之沒落

曾芝生

獨裁政治與思想的前進是不相容的，因為前進的思想之發達，有時要妨礙獨裁，要影響到獨裁者個人權勢的動搖，所以獨裁者對於前進思想的發展，通常要以有形無形的手段來障礙牠，使牠停止以至於窒息。至於所採用的手段，聰明一點的是採用某種陳腐的有利於他的統治地位或者可以作為他的統治權力的護符的學說思想，加以提倡，自居於提倡者的地位，以思想來遏抑思想。其下焉者就是乾脆地利用軍警的勢力加以摧殘，加以箝制，使其在強力之下不得抬頭。因此，獨裁者所用的方法雖然不同，但其要阻礙前進思想的發達是一樣的。

而且在獨裁政治之下，思想有時不待壓抑即有趨向頹廢與沒落的可能，因為思想不是可以脫離社會政治環境孤立地發展起來的，固然前進的思想如果在某些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牠有可以改造舊社會政治環境的作用，但一般地講來

，不良的社會政治環境，通常都足以楷極着思想使其根本難於發展。在獨裁政治之下的思想環境，即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可以先舉重慶方面的一個實例，然後再來論列。

最近各報載重慶方面有孔學會的組織，黨國的要人如戴傳賢，于右任，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居正……等人均加入會，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這事是否正在確切勵行，此時尚不知道，不過黨國要人有時百無聊賴地拜佛崇孔是常見的，所以這事並非意外。

這些人物都是所謂黨國的元老和重要官吏，在中國這樣一個動亂的現局之下，產生這樣的一個組織，並且抬舉出這個在五卅時代就快要遭否定的孔子思想學說來作中心，總覺有可以批判的地方。

據各方報紙記載和大體的推想，這個孔學會的組織決不是沒有用意和作用的，但就我們看來，牠的用意和作用也決不出下列的幾途：

(一) 藉孔學舊的論理政治思想的根底，來與共產主義思想鬥爭，以防止

## 共產主義思想。

(二) 用孔學作外衣，來維繫一個有政治作用的組織和團體，並使其可以掩飾這個組織和團體的活動。

(三) 在軍事獨裁的環境之中，思想毫無新的出路，結果逼得走一條陳腐倒退的路子。

這都可能的使黨國的這些人物，走上宣揚孔教的這條道路，但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就黨的立場和純粹文化思想的立場來看，都是走的一條沒落的道路。這種現象見於黨國內的這些人物，無論如何，是一種可笑的幼稚的不應該有的現象。在這裏，我們要加以批判和指責，

第一這些人物都是國民黨黨員，國民黨爲着要適應中國社會的要求從事建國，一方面要與共產黨的惡勢力鬥爭，另一方面要與封建的陳腐勢力鬥爭，這是必要的，但牠有其自身的可靠武器，即三民主義的理論，國民黨的黨員，必須依照黨的路線，發揚黨的主義和理論，以與共產主義思想鬭爭，這是每一個

黨員應有的態度和責任，尤其是過去在黨內有地位的人物，更應有這種態度并應擔負起這種責任。舍此不圖，却大家離開黨的立場，放下黨的理論武器，去乞靈孔教。這完全是失去了中心主宰的一種無聊賴的心情之驅使。

我們要指出：孔教思想主要的是一種論理的思想，牠的政治哲學思想，大部係論理思想的擴大，牠的社會基礎，是二千年以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和父權夫權的家長制度，這種社會制度的遺留，使中國國家民族的組織鬆懈，並且妨礙着中國民族國家向近代健全統一民族國家的進展，所以在總理民族主義的演講中，極力的主張要擴大家族和宗族的組織範圍，使牠爲國族。總理說：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呢？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

「……敬宗收族的觀念，入了中國人的腦有了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

管，以爲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拚命奮鬥，……若是給那知了外國目前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從存在。譬如中國原來的土人苗獠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早斷絕了，若我們不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家，以抵抗外國，則苗獠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就是我們異日不能血食的樣子，那麼，一方可以化各宗族之爭而爲對外族之爭，國內野蠻的各種械鬥，可以消滅，二來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

接着又說：

『……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

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鬪；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小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民族主義第五講）

這是具體地從社會組織方面指出必須從家族與宗族發展到國族主義，民族才可以挽救，有了國族的團結，才可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談到維持民族地位。所以民族精神和民族國家思想的提倡和發揚，是中國客觀環境所必需而為黨的一種前進任務。

復次，恢復民族地位的次要方法，便是恢復固有的舊道德。總理闡明中國從前的幾次亡國，如宋亡於元，明亡於清，其結果都被中國人同化，就是因為中國民族高尚，所以有力量同化外來民族，因此恢復舊道德，也同為必要，總理說：

『我們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

，才可以圖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

但這些舊的道德，我們不要認爲還是「舊瓶中的舊酒」，而是有新的作用和新的意義的，可以說牠是爲 總理所高級化了的東西。牠們有：

新的進步的社會基礎的聯系。

適合於新的國內外環境的作用。

譬如就「忠」的道德來說吧，便是要從忠君轉變到忠於國家民族而起着新的作用和聯系的， 總理曾切實地指示說：

「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爲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

民是可不可以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

……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德，還是要保存。」（民族主義第六講）

其他如仁愛信義，和平諸美德，都加以擴大作成了由民族主義發展到世界主義的高級的道德標準，作為實現人類大同的紐帶。這是總理思想造詣的高峯，是值得全國人民尤其是國民黨黨員的崇奉的。

所以站在黨和民族主義的立場，發揚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使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心普及於國民，並進而使為總理所擴大并高級化了的美德與民族國家聯繫宣揚，這便是一種前進的正常的思想的發展，牠的作用，可以興建國家，防滅共黨，舍此不圖，却去乞靈孔教，真可謂自投末路！

更就中國政治與經濟以及各種建設而論，還有兩種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



一是民主，一是科學，總理提倡民權主義，可以說是以民主思想和制度爲決定的核心，民權主義全部的演講，已經表現出這一主題。又在自傳革命之主義內說：

『子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故子之民權主義乃第一決定爲民主。』

中國要掃除封建的政治制度和意識，使成爲一個前進的國家，民主是必由的道路，民主在歐西各國已成是普遍的完成了歷史的任務的，在中國却還是一種前進的革命的運動和思想。至於科學的精神和思想，在今日中國之成爲急切的需要，是無容待言的，在全部總理的著作和遺教中，無一處不提到科學，在一切社會國家的物質建設方面，無一可以缺乏科學。二者都是使中國走上近代道路的法寶，國民黨是以黨的資格担负着這種任務的。國民黨拋却這種任務丟掉這兩個法寶，牠的前途在什麼地方呢？袞袞的黨國諸公，舍前進的康莊大道不由，却去抱二千年前的偶相，真可謂自投絕境！

我們承認：儒學在過去是有牠的功用和光輝的，但現代的建國任務，却不能拿提倡儒學來應付，說者或以爲儒者有民貴君輕之說，是民主的精神；儒者有格物致知之說，是科學的道路，但這只是一種抽象的哲理，沒有實證和實踐的，我們可以估定其在思想史上的價值，然而決不能附會到近代真實的民主和科學精神或制度上去，舉例言之，試問儒者「格物致知」之說，在漢儒格出來的只是章句，宋儒格出來的只是義理，有那一件可以應用到建設方面呢？有那一件可以促進人類知識的進步呢？退一步講，如吳以爲儒家的論理思想仍然是近代社會需要的道德，應該提倡，那末我們應該就民族主義中爲總理所高級化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加以宣揚，使其有新的意義，有新的作用，這就黨和主義的立場都應如此。又何必去乞靈久遠的孔學呢？

現在我們概括地提出這樣的口號：

(一) 民主精神和思想，以及民主制度的具體實行，是改造中國社會政治惟一的辦法，是惟一前進的健全的思想，黨的任務在此，民族國家進步的關鍵

也在此，

(二)科學精神和思想，以及科學方法技術的發達，是建設中國社會國家使中國走上近代道路的惟一方針，人類思想發展的正確道路，是人類惟一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并建立全人類幸福基礎的惟一工具。中國不欲立國則已，三民主義的建國不欲完成則已。如欲之，則舍科學其道無由。

因此就嚴格的黨和主義的立場，我們要堅決地推行下列的思想運動：

(一)掃除陳腐的抽象的朦朧的思想。剔滌封建的意識形態，在思想方面替新的社會國家的產生奠下基礎。

(二)發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思想，使能對於一切事物，都能作具體的實證的分析和綜合，否定封建社會下的許多陳腐，抽象，朦朧的意識和思想作用，以此促進新的社會國家的建設。

(三)發揚高級的社會人類的美德，預備牠能與新的社會有健全的聯繫和作用。促進人類論理行爲之前進，使其依於新的人類社會的進步，而

日即於一種高級的真善的境界。

這是人類思想的正路，而這種思想之於中國，尤其極端偉大的革命和前進的作用。我們看到重慶現狀之下的黨國思想界之趨於沒落，我們要提出上列的思想方針以端正一班人的趨向。

（轉載三民周刊）

# 獨裁政治與民主運動

甯禮

雙十節的中華日報社論汪先生發表了『中華民國之新生命』一文，列舉抗戰期間的腐敗狀態與獨裁下的黑暗。以汪先生在黨國的地位，當國家民族的危亡時期，處於重慶腐敗環境和黑暗勢力之下，竟不能公開地對國事有所主持獨裁下的中國政治之黑暗專橫可想而知。所以汪先生在列舉舊年雙十節前後的三件事之後，接着便很沈痛地說道：

『試以上述三件事爲例，軍事最高當局，有把人民的生命財產，一點放在眼裏沒有？有把人民的自由，一點放在眼裏沒有？人民的生命財產，如此浪費，固然可痛，而人民的自由，真可說是捆了手足，蒙了耳目。』有人說道：『這是在抗戰的大前提之下，不得不然』。是的嗎？請看英法等國，抗戰時的情形，是怎樣的？英國國會裏頭，路易喬治依然可以提出和平主張，其他議員，向來反戰的，依然可以提出反戰的意見。我呢，在

重慶不能哼一聲，離開重慶纔能哼得一聲，立刻便要殺以滅口，王寵惠呢；纔哼得半聲，立刻便要他改過口來，至於再，至於三，否則也要殺以滅口的。殺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哼不出聲來，一個副總裁，一個外交部長，尚且如此，其他可想。」

上述現象，在歐美民主國家裏面，無論如何是找不出前例的。

這種政治，我們應該讓他存在嗎？如果我們放棄對歷史的任務，讓中國永遠停滯在封建的專制主義時代則已，否則這種政治是決不能讓牠存在的。政治雖然是經濟和社會的一種上層結構，但一種前進政治，是充分地可以有改造社會推進經濟的優越作用的，沒有這樣的一種政治，社會經濟決沒有加速進展的可能。中國是社會經濟極其落後的國家，尤其需要建樹這樣一種優越的政治作為加速改革社會經濟的工具。但事實的存在與此相反，所以民主運動，在歐亞各國已經成爲歷史陳跡的，在中國還沒有完成其革命的任務而亟待於努力的發揚。

在現階段的中國獨裁政治之下，其主要的形態是怎樣呢？

第一是政府中的派系和重要官吏，都成爲獨裁者私人，戚屬，他們附麗獨裁者的權勢之下，結果是對獨裁者私人負責，而對民族國家倒反置之度外。

第二是軍隊的組織亦以獨裁爲中心，軍隊成了維持私人權勢的工具。失去了軍隊爲保障國家民族而又爲國家民族所有的近代精神。

在這種形態之下，政治上的弊害是怎樣呢？對於民族國家的影響，又是怎樣呢？

第一是政府中的派系和重要官吏既都是獨裁者的私人和戚屬，結果便失掉人才主義的宗旨。一方面是政治效能的降低，另一方面，便是朋比爲好的出現，中國政治的貪污，腐敗，爭營，零亂，均當溯源於此。

第二是軍隊既仍然是中古部曲式的隸屬私人，事實上便跟着私人利害以爲轉移。可以轉亂，爲着維持個人權勢，軍隊成爲個人工具，國家多次的內亂，因此耐起，國家民族力量的前進發展，亦因此而受極大的障礙。

第三是獨裁者既處處不能捨去私人權勢和派系的利害打算，自然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參議政事，事實上要妨礙獨裁者的行爲，所以壓制言論，成爲獨裁政治下的必然手段，這便要摧殘民意。其結果，社會的進步亦因之滯慢。

如前所述中國現階段客觀的條件，是需要優越的政治來促進社會經濟的改造。軍事獨裁政治既爲建樹這種政治的障礙，故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遂成爲當前革命建設的中心工作。我們現在可以提出這個運動的具體的幾個要旨：

(一) 打倒以個人權勢爲中心的封建式的義附私屬政治，建設起官稱其職吏盡其能的近代政治機構。代之以民主集權的精神。完成近代國家的條件。

(二) 打倒中古部曲式的軍隊系統，使軍隊國家化，完成近代的國防軍事組織。

(三) 確立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參政機構，提高全民族的政治知識和能力。以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民主革命，是通常必須經過的歷史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可以完成，也是



必然的事實。上述數條，便是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具體方向。

(轉載三民週刊)

# 中國政治及其改革

曾寒冰

「長期抗戰」與「抗戰到底」的口號，對於客觀事實是欺騙不了的，所以現在雖然是拖泥帶水的打下去，但終究要來一個和平結束的。我們一方面已經看到抗戰期間的一切困難，另一方面，我們也可想像得出戰後百端待理的狀態中建設的艱難。在這些艱難的事業之中，政治建設也其中之一，我們先說政治。

首先我們應該一考察過去的政治，過去的政治怎樣的呢？

第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地方的軍事割據，中央的軍事獨裁。中央軍事力量比較強大，但未能完全克服地方軍事勢力，所以中央對地方軍事割據雖然有些剪伐，但大體都是妥協的，結果幾年來所號稱的統一，事實上只是一種分贓式的統一，帶着極濃重的中古封建的臭味，而非近代統一國家的體制。

第二個現象是政黨道德的低落，在軍事獨裁政治之下，政黨本來是沒有什

麼作用的。但中國的特殊現象是：依附於軍事獨裁者的個人勢力之下而有政團的組織，這種政團的存在，沒有社會的基礎，而只是對個人勢力的寄生，因此牠的政治活動，也不是對社會或某一階層的人民負責，而是獨裁者負責。結果我們儘只看到這些政團間的爭權奪利，沒有看見過這些政團拿任何種以民衆利益爲前提的政策與國民公開相見。

第三個現象，便是政治機構的腐敗，這一現象，可以說是由上述兩個現象所派生出來的東西。第一是許多拚姆枝指機關，都爲安插私人而設，或因爲要容納妥協了的敵對者而設，使一班人都能「修褴褛而養媮步」，這一方面是腐化政治機構，使行政失其效率，另一方面便是使政治機構完全失掉因事而設的宗旨。第二是政治機構既成了獨裁者安插私人鞏固個人權位的工具，所以用人方面便是請託賄賂，失去人才主義的原則。

要改革第一個現象，便須切實地推行民主集權制度，廓清地方軍事割據與中央軍事獨裁的局面。用民主的制度，使中國走上真正近代統一國家的道路，

同時運用集權，使其能真正發揮近代國家的力量，民主集權是相輔相成的，這一事業，成爲今後政治建設的第一目標。牠的實際的步驟是：

(一) 完成可以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如普及教育，改善國民經濟生活等，使人民在知識方面物質生活方面可以保證民主政治不會徒成虛語。

(二) 確立人民參政機關，容許在國家民族利益前提之下結合的任何黨派參與政治。

(三) 實施憲政，予人民以政使四權的充分權利，人民的權利義務，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依法保障。

(保) 保障輿論，并促進其健全發展。

要改革第二個現象，主要的以能實施第一個政治改革爲前提，因爲民主政治真正實現，軍事獨裁政治便無法存在，依存於獨裁者私人權勢下的政團組織，便也無所寄生了。至於其他有社會基礎的政黨，如果讓其合理地取得法律的地位，則每個政黨要有前途，都需要拿基於國家民族與大衆利益的政綱政策，

與國民相見，才能取得國民的擁護與支持。這個先行條件既經作到，剩下的便只是枝葉的改革。這樣，便自然有下列的結果：

(一) 每一政黨爲着爭取自身的政治前途計，牠必須自動地健全自身的道德，政黨的道德自然可以提高。

(二) 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下，任何政黨如僅驚於權勢之爭，必不能存在此。便私人的黨派，自然要趨於消滅。

政黨道德提高與私人黨派的泯滅，反過來又可以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促進政治的愈益健全。

至於對第三個現象的改革，第一個方針，便是實行人才主義，實行的要着是：

(一) 設立各種專門學校，實事求是地以造育人才。

(二) 選拔人才，選拔的方法可分爲；(一) 公開考試，(二) 負責薦舉，(三) 勵行考績以定遷降陟黜，(四) 超用優異，以資獎勵。

人才是可以由獎勵與培植得到的，國家政治的隆污，繫乎人才盛衰的關係頗大，所以以「人才主義」來代替濫用故舊朋黨的頹風，是政治刷新的捩點。第二個方針便是革新政治機構的系統，承上啓下的機關務求單純直捷。政治機構的運用，務求技術化和合理化，在因事而設的原則之下，并使其能切實地擔負其事。

一切的劇烈的革命或改革運動都的應客觀實際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客觀存在的政治實況，無疑地是阻礙中國走向近代國家的污泥而必須加以掃除，我們知道：政治是具有優越的力量。優越的政治，可為推進一切建設事業的動力，就中國的客觀條件考察，便萬分迫切地需要這樣的一種政治力量。  
和平是遲早必然要實現的，和平實現戰爭結束之後，繼着的是百端待理，而政治的刷新和改革便是首要。詳細的方針，自然還有待乎研求，但大體上要不外首重上述的幾個要點。（轉載三民週刊）

# 「民主政治」與「統一國家」

劉重道

民主政治是與君主專制，寡頭政治，貴族政治相區別的，國家的統一與國家的分裂恰相反對。「民主」不是國家的分裂，「統一」不是少數人專政或一黨專政。「民主」與「統一」不是相友的而是相成的，這是一貫的邏輯。

中國的民權革命就是想建立一個民主的統一國家而不斷的向這個目標前進。五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形式因民權革命而推翻，可是一人獨裁或少數人專政的事實仍然若斷若續在中國存留着，封建軍閥的羣雄割據雖被民權革命所打倒，可是不統一的思想仍然未剷除淨盡，這樣便使國家積弱至今。

所謂民主統一國家，簡單說來是國家的主權掌握在民衆手裏，而這個主權統治了全國。國家主權是，惟一的，最高的，不可分的，不可授與的而且是永久存在的。國家權力雖然由許多機關分別行使，但全國的權力出於一源。政治雖然由全國民衆直接間接參加，但國家的政治其系統是整個的一致的。舉實例

來講，如英美等國，由民選的議會或總統行使主權，在議會中民衆的代表各自盡量發揮他自己的主張和意見，因為主張與意見之不同，常引起激烈的辯論或衝突，內閣能解散議會，議會也能倒閣，因為他們有方法發表不同的主張，依照法律可以解決他們的爭執，所以英美等國仍然是統一國家。國家的事由全國人民大家來主持，不容一個人或小數人包辦，全國人民都有參加政治的機會，並允許他們站在局內自由主張，所以是民主的。惟因有權站在局內自由的主張，才不致站在局外保持獨立形式。所以是統一的。這便說明了惟民主制度下才有真正的統一，也就是說民主制度一旦實施，統一便臻穩固。

三民主義者主張民主政治，所以三十年來不斷的和專制獨裁者鬥爭，推翻滿清的專制以後，再打倒袁世凱的專制，一直到現在仍在堅決反對獨裁。三民主義者努力於國家的統一，所以北伐，摧毀封建軍閥，剷除從前那種聯省自治一類的思想。

獨裁者的論據，常以統一爲口實，其實並非限於獨裁國家才能統一，美國



並不施行獨裁制仍然是堅強的統一國家，法國是民主國，但她那寶塔式的統治地方政府辦法爲絕對的統一形式。開戰以後，獨裁者更藉口於戰爭時期必須集權，其實英國式的民主政治何嘗不能對外作戰，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何嘗不是陸海空軍最強大的國家。就日本論開戰以來一切大政大計都決於閣議，也沒有個人獨裁，却能戰勝。

聯省自治一類的思想者，在國內已不存在，但有些外人以爲中國廣大的領土，包括了寒溫熱三帶，人口多至五千萬，各地風俗習慣本不盡同，若用絕對的中央集權，勉強用同一政策統治全國，也不免方鑿圓柄，削趾適履。這話不無理由，但這却不能作爲主張類似聯省自治者的根據。因爲中國全國都是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統一國家的歷史，（其間雖有割據，但對外仍爲一統，如周代。或時間極短，如五代十國）並且現在全國人民已完全自覺，團結於中華民國國家觀念之下。這和戰前德國本由獨立之二十六聯邦國結合而成者不同。和美國之先有獨立自主之四十八州，後結合而成爲一合衆國者更不相同。德美是先

有獨立之份子邦，以後結合成一個國家。中國本是統一國家，不容再加分裂。至於適應各地之特殊風習，可以在統一的主權下行一種各地不同的政策。三民主義者並沒有忽視這一點，所以主張「均權制度」。建國大綱第十七條說：

「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均權更須統一，所以近年來三民主義者的一個重大的口號而始終向之努力的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求權共治。」共治就是民主，說回來還是民主與統一。

兩年以來，國民黨努力團結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者，雖在戰爭中仍企圖建立民主政治，現在努力於和平也是團結各黨各派除共產黨外以至無黨無派。贊成和平者共同參加，這是民主的表現。「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的主張是統一的表現。最後目的仍在完成一個民主的統一國家。

（轉載三民週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5869B

D 6004